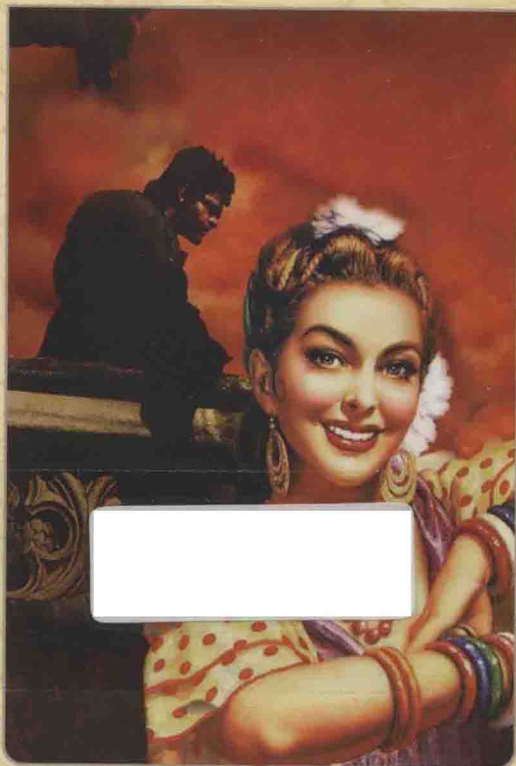


全球插图本
世界文学名著典藏
SHIJI WENXUE MINGZHU DIANCANG
QUANYICHU BAN

巴黎圣母院

Notre Dame de Pari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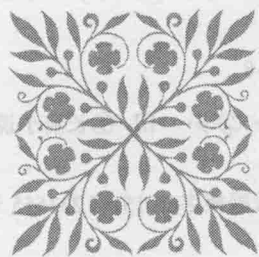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之前，他只是在静寂、庄严和歌唱中度过漫长的岁月，是这奇妙的圣域和奇迹，使他沉浸在眼前
是这动人、神圣可及、如梦境般的一切景象给他一种梦。他默默地注视着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就是爱斯梅拉达！”
一位绝世的佳人，一位奇丑无比的、那么高挑、又那么肥胖！早晨，她像真的圣像一般庄严；
晚上，她却还像妖魔鬼怪。她是我的冤家，又是我的天使。有一个天使保护着女人！”



[法] 雨果 著
李玉民 译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·世·界·文·学·名·著·典·藏·

Notre Dame de Paris

巴黎圣母院

[法] 雨 果 著
李 玉 民 译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巴黎圣母院 / (法) 雨果著; 李玉民译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
(世界文学名著典藏)
ISBN 978-7-5354-8417-8

I. ①巴… II. ①雨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3655 号

责任编辑: 程华清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

 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17 插页: 4 页
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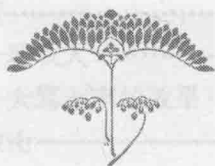
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423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1

名家导读	1
------------	---

第一卷

1 大堂	3
2 彼埃尔·格兰古瓦	17
3 红衣主教大人	26
4 雅克·科坡诺勒老板	32
5 卡西莫多	41
6 爱丝美拉达姑娘	48

第二卷

1 从卡里布迪斯漩涡到希拉	53
2 河滩广场	56
3 “以吻还击”	59
4 夜晚街头追逐美女的麻烦	69
5 麻烦续篇	74
6 摔罐成亲	77
7 新婚之夜	94

第三卷

1 圣母院	107
2 巴黎鸟瞰	115

第四卷

1 善人	137
2 克洛德·弗罗洛	141
3 怪兽群牧人更怪	146
4 狗和主人	153
5 克洛德·弗罗洛续篇	155
6 不得民心	161

第五卷

1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	165
2 这个要扼杀那个	175

第六卷

1 公正看看古代法官	191
2 老鼠洞	201

3 玉米饼的故事	205
4 一滴泪报一滴水	224
5 玉米饼故事的结局	233

第七卷

1 山羊泄密的危险	237
2 教士和哲学家原本两路人	251
3 钟	260
4 命运	263
5 两个黑衣人	276
6 户外大骂七声的效果	282
7 狂教士	287
8 临河窗户的用场	295

第八卷

1 银币变成枯叶	305
2 银币变成枯叶续篇	314
3 银币变成枯叶终篇	319
4 抛却一切希望	322
5 母亲	335
6 三颗不同的心	339

第九卷

1 热昏	357
2 驼背独眼又跛脚	367
3 失聪	371
4 陶土瓶和水晶瓶	374
5 红门钥匙	384
6 红门钥匙续篇	387



第十卷

- 1 格兰古瓦连生妙计 393
- 2 你去当乞丐吧 404
- 3 快乐万岁 407
- 4 坏事的朋友 415
- 5 法王路易的祈祷室 433
- 6 火焰剑闲逛 461
- 7 夏多佩驰援 463

第十一卷

- 1 小鞋 467
- 2 白衣美人 497
- 3 浮比斯成亲 504
- 4 卡西莫多成亲 505

- 题解 507



第一卷

第一卷

话说距今三百四十年的一个早上，太阳已露万臂齐鸣，响彻全城，响彻云霄，响彻整个城市。

其实，这一天是法国的国庆节，也是法国的纪念日。在这一天，全城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，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，但不只是那些大人物或名人，也不是那些高官显贵的宴客列队仪式；既不是校场训练学生，也不是我们那些“征服天下圣主国主陛下”那些大人物，甚至不是在司法官广场吊死男女犯人的热闹场景，更不是十五世纪以来那些明饰盛装的异国使臣和那些到任，或立国大典，还有这样一队人马，即佛兰德斯王国前来，为嫁给法国王太子和佛兰德斯王国公主的婚姻。为此，波旁红衣主教不能其制，但是为了讨好国王，不得不做的决定，是邀请三都市政府官邸带土里土气的异国使，还夜被贵公府高款待他们，为他们献出一场“特别精彩的喜剧、滑稽剧和闹剧”。不料天不作美，一场滂沱大雨，将府门外的精美华丽的快板淋得一场雨除。

1月6日那天，是约翰·德·特雷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狂欢节，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。这一天，人们要在河滩广场燃起篝火，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放五只树，在司法官府出圣雄狮。就在这一天，府尹大人已派兵

1

大 堂

话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前，那日巴黎万钟齐鸣，响彻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，惊醒了全体市民。

其实，1482年1月6日那天，并不是史册记载的纪念日。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，市民惊动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进犯，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；既不是拉阿斯城学生造反，也不是我们尊称“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”摆驾入城；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；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。就在两天前，还有这样一队人马，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，为缔结法国王太子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。为此，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，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，不得不满脸堆笑，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，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，为他们演出一场“特别精彩的寓意剧、滑稽剧和闹剧”。不料天不作美，一场滂沱大雨，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。

1月6日那天，是约翰·德·特洛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重节庆，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。

这一天，照例要在河滩广场燃起篝火，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，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。就在前一天，府尹大人已派衙

役通告全城。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，胸前缀着白色大十字，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。

一清早，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，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。去看篝火，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，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。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，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，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，因为这正合时令，或者去观圣迹剧，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，那里能遮风避雨。大家仿佛串通一气，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，让那棵花还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，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。

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道路，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来看戏，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。

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（须知索瓦尔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），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。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，不断涌出一股股人流，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，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，万头攒动。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，冲击着楼房的墙角，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，突进围成如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。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门面正中一道大台阶，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，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，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；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，不断向广场注入，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。成千上万人呼喊、戏笑、走动，简直甚嚣尘上，沸反盈天。这种喧嚣，这种鼓噪，有时还变本加厉，有增无减。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，折回头来，乱作一团，形成了漩涡。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，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，以便维持秩序。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，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，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，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。

面孔和善的市民，成千上万，密密麻麻，站在门口、窗口，爬上天窗、屋顶，安安静静，老老实实，注视着司法宫，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而且时至今日，巴黎还有许多人，喜欢围观看

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，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。

我们今天 1830 年的人，假如在想象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，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，摩肩接踵，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，而 1482 年 1 月 6 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，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，也不无吸引力，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，我们看起来反有全新的感觉。

如果读者愿意，我们就力图想象，读者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，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，会产生什么印象。

先是耳朵一片嗡鸣，眼花缭乱。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、雕花镶木、绘成天蓝色、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；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。几步远有一根巨大圆柱，接着一根又一根，总共七根，沿中轴线一字排列，支撑双圆拱顶的交汇点。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，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；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，年长日久已经磨损，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讼师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。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，在门与门之间，窗户和窗户之间，边柱和边柱之间，不见尽头地排列着自法腊蒙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：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，低垂着眼睛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，双手直指天空。此外，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，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扉，都精工细雕，富丽堂皇。总之，拱顶、圆柱、墙壁、长窗、镶板、宽门、雕像，所有这一切，从上到下，绘成天蓝和金黄两色，一望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。不过，在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，到了公元 1549 年，尽管杜·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，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，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。

在一月份的一天，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，射进苍白的天光，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，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，绕着七根圆柱回旋，现在我们想象出这些，那么对整幅图景

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，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。

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，那么，司法宫档案室也就不会存放凶手的案卷，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，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，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，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，要烧掉档案室，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；由此可见，没有弑君一案，也就不会有 1618 年那场大火了。从而，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，也就会依然屹立，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：“请亲眼看看去吧！”我们双方都省事：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，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。——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：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。

首先，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；其次，即便有同谋，他们也很可能同 1618 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。其实，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。其一，3 月 7 日后半夜，一颗宽一尺，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，自天而降，落到了司法宫。其二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：

一场游戏多悲惨，

只缘案桌嘴太贪，

司法女神镇巴黎，

眼看宫殿火冲天。

1618 年司法宫大火的起因，有政治的、自然的和诗意的三种解释，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，不幸的那场大火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，如今已经所剩无几，这自然要归功于那场大火，更要归功于后来历次的修复工程。这座王宫堪称卢浮宫的长兄，在美男子菲力浦王在位时期，年岁就相当大了，有人甚至依照埃加杜斯所描述的、由罗伯尔王兴建的宏伟楼阁，去寻找遗迹，但几乎荡然无存了。圣路易“完婚”的那间枢密处室如今安在？他“身穿驼毛布上衣、棉毛混纺的马甲和紫檀色长外套，同若安徽一起，席地躺在毛毯上”，审理案件的花园又在何

处？西格蒙德皇帝的寝宫今在哪里？查理四世、无采邑的约翰王的寝宫又在哪里？查理六世颁发大赦谕的那座楼梯何处寻觅？马塞尔当着王太子的面，杀害罗伯尔·德·克莱蒙和德·香槟元帅时，所踏的那块石板地又何处寻觅？还有那条狭廊——撕毁伪教皇训谕的地方，而传谕使者身穿法袍，头戴法冠，一身可笑的打扮，从那里出发游遍巴黎全城以示谢罪——如今在何处？还有那座大厅及其镀金的装饰、天蓝色的彩绘、尖拱长窗、一尊尊雕像、一根根圆柱、布满雕刻图案的高大拱顶，如今又在何处？还有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呢？还有那守门的石狮，如同所罗门座前所有狮子那样，低垂脑袋，夹着尾巴，一副暴力服从公理的恭顺模样的石狮，究竟在哪里？还有那一扇扇精美的房门、一扇扇绚丽的彩绘玻璃窗，究竟在哪里？还有那令比科奈特也甘拜下风的镂花铁包角、杜·昂西制作的精细木器，究竟在哪里呢？……岁月和人事，如何摧残那些巧夺天工的杰作？用什么取代了那一切呢？用什么取代整个高卢的历史、整个哥特式艺术呢？无非是设计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那个笨拙的建筑师，德·勃罗斯先生建造的低矮笨重的穹窿，用以冒充艺术。至于历史，就只有关于粗柱子的喋喋不休的回忆录，帕特律之流摇唇鼓舌之声，至今还回荡不已。

不过，这些都无足挂齿。——还是扯回话题，谈谈名副其实古老的司法宫那名副其实的大堂。

那座长方形大堂无比宽敞，两端各有用场：一端安放著名的大理石案，极长极宽极厚，无与伦比，正如古代土地赋税簿中说的那样，“世上找不出同样那么大块”——这种说法准能让卡冈都亚食欲倍增；另一端辟为小教堂，路易十一世命人雕塑他的跪像，放在圣母像前面，他还命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雕像移进来，全然不顾外面一长排历代国王雕像中间，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。显而易见，他认为这两位圣君，作为法兰西国王上天言事最有分量。小教堂刚建六年，还是崭新的：建筑精美，雕刻奇妙，镂刻也细腻精微，这种整体的美妙的建筑艺术品格，标示哥

特时代在我国进入末期的特征，并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，焕发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仙国幻境般的奇思异想。门楣上方那扇花瓣格子的透亮小圆窗，那么精巧秀丽，宛如饰以花边的星星，尤其堪称精品。

对着正门的大堂中央，靠墙有一个铺了金线织锦的看台，其专用入口，就是那间金碧辉煌的寝室的窗户，特为接待应邀观看圣迹剧的佛兰德特使和其他大人物。

圣迹剧照例要在那张大理石案上演出。为此，一清早就把石案布置妥当，大案面已被司法宫书记们的鞋跟划得满是道道，上边搭了一个相当高的木架笼子，顶板充作舞台，整个大堂的人都看得见，木笼四周围着帷幕，里面充当演员的更衣室。外面赤裸裸竖起一架梯子，连接更衣室和舞台，演员上下场，就蹬着硬硬的横掌。不管多么出乎意料的人物、多么曲折的故事，也不管多么突变的情节，无不是安排从这架梯子上场的。戏剧艺术和舞台设计的童年，是多么天真而可敬啊！

司法宫典史手下的四名警官守住大理石案的四角，每逢节庆或行刑的日子，他们总要派往现场，监视民众的娱乐活动。

要等到中午，司法宫的大钟敲十二响，戏才能开场。演一场戏，这当然太晚了，不过，总得迁就一点外国使团的时间啊。

观众熙熙攘攘，一清早就赶来，只好等待。这些赶热闹的老实人，许多人天刚亮就来到司法宫大台阶前，冻得瑟瑟发抖；还有几个人甚至声称，他们在大门洞里守了个通宵，好抢着头一批冲进去。人越聚越多，仿佛水超过界线而外溢，开始漫上墙壁，淹了圆柱，一直涨到柱顶、墙檐和窗台上，涨到这座建筑物的所有突出部位和所有凸起的浮雕上。这么多人关在大堂里，一个挨一个，你拥我挤，有的被踩伤，简直透不过气来，一片喧噪怨艾之声。而外国使团迟迟未到，大家等累了，等烦了，觉得苦不堪言，何况这一天可以随意胡闹，可以撒泼耍赖，因此，谁的臂肘捅了一下，谁的打了铁掌的鞋踩了一脚，正好找岔儿争吵打架。抱怨和咒骂响成一片，骂佛兰德人，骂府尹，骂波旁红衣主教，

骂司法宫典史，骂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，骂执法的警官，有骂天气冷的，有骂天气热的，有骂天气坏的，还骂巴黎主教，骂丑大王，骂大圆柱，骂雕像，还骂那关闭的大门，骂那敞开的窗户，统统骂了个遍。而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伙伙学生和仆役，听着特别开心，他们还不断挖苦嘲弄，可以说火上浇油，更加激发大家的火气和急躁情绪。

这些促狭鬼，有一伙闹得更凶，他们打烂一扇玻璃窗，大胆地坐在上面，居高临下，忽而瞧瞧里边，忽而看看外边，既嘲弄大堂里的群众，也嘲笑广场上的群众。他们同大堂另一端的伙伴遥相呼应，相互调笑，模仿别人的动作，大笑不止。显而易见，这些年轻学生不像其他观众那样，他们丝毫不感到烦闷和疲倦，从眼前的景物中导演一场戏来，自得其乐，耐心地等待另一场戏的开演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嚷道：

“没跑儿，准是你，不愧叫磨坊约翰·弗罗洛，瞧你那两条胳膊两条腿，就跟迎风旋转的风车一样。你来了多长时间啦？”

那个绰号叫磨坊的小淘气鬼，有一头金发、一张俊秀而调皮的面孔，此刻他正钩在一根柱子的饰叶上。他回答说：“仁慈的魔鬼啊！来了有四个钟头啦！但愿这四个钟头没白过，从我在炼狱净罪的时间里扣除。我来的时候，正赶上在圣小教堂做七点钟的大弥撒，听见西西里王那八名童子唱圣歌的头一节。”

“那些唱圣歌的童子真棒，”另一个又说道，“嗓门比他们脑袋上的帽子还尖！给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之前，国王陛下应当打听打听，用普罗旺斯地方口音唱拉丁文的颂诗，人家圣约翰先生喜欢不喜欢。”

“哦，搞这次弥撒，原来是为了雇用西西里王那些该死的圣歌童子啊！”一个老太婆在窗户底下的人群中尖声尖气地嚷道。“你们说说看！一场弥撒要花一千巴黎利弗尔！还不是从巴黎菜市场海鲜税中出的钱！”

“住嘴，老太婆！”一个表情严肃又很神气的胖子接口说，他紧挨着卖鱼婆，不得不捂住鼻子。“就该举行一场弥撒，你总不

会希望国王又病倒吧？”

“说得好，吉勒·勒角奴阁下，专给王室办皮货的大老板！”钩在柱顶雕饰上的那个小个子学生嚷道。

王室皮货商竟有这样倒霉的姓氏，学生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“勒角奴！吉勒·勒角奴！”有些人嚷道。

“长了角，生满毛。”另一个人也接着喊道。

“嘿！那还用说，”钩在柱顶的那个小鬼头继续说，“有什么好笑的？吉勒·勒角奴可是个人物，内庭总管约翰·勒角奴先生的胞弟，万森树林首席护林官马伊埃·勒角奴的公子！他们个个都是巴黎的好市民，父子相传，全都正式结了婚！”

欢乐的情绪顿时倍增。目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，胖子皮货商不敢应声，拼命挣扎想躲起来，累得他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然而无济于事：他就像一只楔子卡在木头里，越用劲咬得越紧，结果他的脑袋便更加牢实地夹在前后左右的肩膀中间。他又气又恼，那张充血的大脸盘涨成了猪肝色。

终于有人来救驾了，此公跟他相貌一样，又矮又胖，是个道貌岸然的主儿。

“坏透啦！学生竟敢这样对市民讲话！想当年有这种情况，就要用劈柴棒子狠揍，再用那些劈柴活活烧死他们。”

那帮学生哄堂大笑。

“嘿！谁唱得这么好听啊？是不是夜猫子嚎丧呢？”

“噢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安德里·穆尼埃老板啊。”一名学生说道。

“是认得，咱们大学四名宣过誓的书商，他是其中之一嘛。”另一名学生也说道。

“在他那铺子里，什么都规定四个，”第三个人嚷道，“四个学区、四个学院、四个节日、四名稽查、四名选董、四名书商。”

“好哇，”约翰·弗罗洛说，“那就让他们瞧瞧四出闹剧。”

“穆尼埃，我们要烧掉你的书！”

“穆尼埃，我们要痛打你的仆人！”